



鴨子與鴨子們的快樂生活

2009-10-31 記者 黃艾如 文



我，是一隻鴨子，但是我並非生來就是一隻鴨子。



一直到有一天，我發現我家鄉裡許久不見的朋友，用狐疑的眼光盯著我說：「這裡怎麼會有隻鴨子？真吵。」我才發現，原來我變成一隻鴨子了。（圖片來源：Flicker）

只是最近幾年經歷了太多趕鴨子上架的活動，我又正巧是那一群鴨子的其中之一，不知不覺，我就變成一隻鴨子了。

鴨子的生活其實很簡單，把飼主交代的事情做完讓他們滿意就好，雖然有時被硬趕上架的感覺不太舒服

，但總的來說，被豢養的鴨子過得其實是很舒適的，反正鴨子之所以存在，是為了成為人類及其社會吸收的養分，除此之外沒有什麼需要煩惱深思的事情。大概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鴨子的一生空洞而沒有夢想、沒有目標、沒有志向，所以需要沒事抱個小怨大怨，填補一下那些空空洞洞，才有活著的真實感

，因此，養鴨寮裡面總是呱呱、呱呱地嘈雜著。

說到養鴨寮，我也並非生來就在這個地方的，只不過一隻鴨子，當然是沒有決定自己住哪裡的權力。某些養鴨專家相信，鴨子有一種別的動物沒有的能力，於是他們用這樣的能力強弱來分類，決定每個鴨子該待的地方。不知幸或不幸，我對數張神秘紙卡上黑點之排列組合的預測出了誤差，於是，我就在這裡了。

這裡稱不上是個好地方，但也不算是個壞地方，勉強說來這裡也可以算是一個世外桃源，不過，只是勉強來說。在這個有山、有風、有很大的風的農莊裡，鴨寮目前是藏在雞舍裡的，裡面有一百幾十隻的鴨

，而能藏著這樣規模鴨寮的雞舍，可想而知自然是大得多。鴨寮，不，應該說雞舍旁邊也有其他動物的養殖場，不過說實在的，鴨寮在農莊裡沒有什麼地位可言，除了每年一、兩次有幾次跟其他動物郊遊踏青外，鴨寮其實是個很封閉的自我小世界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廣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其實身為那些鴨子們其中一員的我，一開始也不太明白，為什麼鴨子要養在這種杳無人煙又對外交通不便的地方，但是幾年來我漸漸能體會，什麼叫做「在絕境之中與外界連繫才是溝通的真諦」，因為大隱隱於雞舍的我們，都曾經在農莊的公開留言版引起騷動，我想當初在這裡建立鴨寮的前輩們的用心，也不是不能理解。對了，之後我們要遷到一個更幽靜的地方，想必是基於同樣的理由，所以我也很期待，搬過去之後，或許我們更能夠脫離這種封閉的形式也說不定。



聽說我們的鴨寮有個名字，叫「這個與那個學系」，我也曾經問過其他的鴨子，到底「這個

」是指哪個、「那個」又代表哪個？得到的回答十次有十次會是「欸？我也想問這個問題很久了。」曾經我們也放膽向負責照顧我們的飼主詢問，他的回應，跟人類的語言其實我們也不是很懂，但意思應該是「鴨子的世界是很廣的，我們不該只侷限在『這個』和『那個』，因此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是你愛套哪個進去就套哪個進去，這是我們這個鴨寮的優勢，這樣你們這些鴨子才可以多元發展。」所以，我在這邊待了三年左右，我還是只能稱呼我們為「這個與那個學系」鴨寮，因為對一隻鴨子而言，多元發展是個很抽象的詞彙，而且其實我也不太能理解，「這個」和「那個」，算起來不是也只有兩元嗎？

之後我們要遷到一個更幽靜的地方，搬過去之後，或許我們更能夠脫離這種封閉的形式也說不定。

(圖片來源：Flicker)

飼主似乎也知道我們的疑惑，於是他又提出了下面這樣的解釋：「雖然這個鴨寮名為『這個與那個學系

』，但其實我們並不只有『這個』和『那個』而已，這裡提供了各式各樣的飼料，鴨子愛吃哪種就吃哪種，隨自己的喜好適性長成好鴨子。」講到這裡，年輕的鴨子們有點懂了，老鴨子如我以及跟我同一年進鴨寮的，卻一直覺得有點可惜，每一種份量都只有一點點，常常是偏好的口味還嚙不出味道就吃光了，更別提隔壁的雞鵝羊狗豬什麼的，有時候也會來和我們一起分享。

雖然能選擇吃什麼是很自由，不過那些也是交換條件的結果，飼主自然也會準備一些比較難以下嚥的飼料，逼著我們吃下去，他說那是為了我們的健康，我雖然懷疑，但也姑且信之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飼主下令：「沒吃完的不准離開餐桌」。在我還不是鴨子的童年時候，媽媽也對我說過這麼一句話，沒想到現在我長大了，竟然還需要飼主這樣規定我。但是有什麼辦法呢？我只是一隻鴨子，既然是鴨子就要遵守鴨寮的規矩。面對「這種」與「那種」總是少了調味料的飼料，反正快快吃完後快快消化排出體外就算了，所以我也不曾記得那些飼料的味道。

講到這裡，或許有人會懷疑，到底我們這些鴨子們究竟是何德何能，賴在這個雖然偏遠但是有名的大農莊，打著它的名號將鴨肉銷往台灣各地？剛剛不是提到，有一次我們小小一個鴨寮，在農莊的公開留言版引起騷動嗎？當時的景象可壯觀咧，那一次為了準備那一年郊遊踏青的餘興節目，年輕的小鴨子們不小心鬧得太晚，夜半在人家雞舍那邊呱呱呱了一陣，有隻雞一氣之下就把他跟他的小母雞一起做的事

，用一個字給啼了出來，把我們的小鴨子給嚇得鴨容失色。然後，其中一隻小鴨子，個性比較倔，就把事發經過寫到留言版上去，一寫就不得了了，竟引起農莊動物們的爭執，先是鵝聲援鴨子，再來羊幫雞說話，最後發展成論戰公母之別，爭論的點已經從物種差異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了。唉，我們「這個與那個學系」鴨寮在此之前從來沒有這麼轟動過，以後我想也不會有了，這個事件應該在鴨寮歷史上記上一筆的。

就是那一陣子搞得雞舍的雞隻們，連太陽還沒出來就在啼，啼著要趕鴨子走，我們當然不甘示弱，所以一下他們喔喔喔，一下我們呱呱呱的，景況可真是空前地熱鬧。只不過鴨寮小歸小，可不是雞趕鴨子走

，鴨子就得走。聽說我們什麼沒有，倒是有個強而有力的靠山，就是這一帶的大地主，可是他們這些地主出的資這個鴨寮才建起來的。也正因為如此，有時候我們也不得不接受他們提供的營養品，你知道的

，人類的食物對我們而言總是不合胃口，我們也是熬了一陣才把吃完「那些」跟「這些」飼料存糧給吃完。還有，既然是大地主養的鴨子，當然不可以聽不懂大地主在說什麼，所以我們也會學學大地主說的話。只不過，跟一群鴨子還有其他動物不是呱呱呱就是寫字留言，到現在鴨子們的學習成效似乎沒有很好，偶爾大地主來驗收，也總是派那幾隻說得比較好的鴨子去應戰。

說到驗收，我依稀記得來到鴨寮的第二年，管農莊環境衛生的政府單位來了，他們說要抽驗幾隻鴨子，而我正好是被抽到鴨子之一。面對一臉和藹可親地引鴨子全盤托出的衛生署調查人員，我呱呱叫著亦真亦假的話，我也不確定她聽不聽得懂鴨子的語言，或是她亦不相信區區一隻鴨子說的話。總之我就叫著什麼「飼料很好很多樣呱」、「設備很優很精良呱」、「飼主很好很強大啊呱」、「籠子很寬很舒服呱

」、「不會不會，這裡很方便的呱呱」之類的。講歸講其實我心裡很清楚，要是說不好農莊主人怪罪下來了，就算是飼主抗辯，自己也可能會有斷糧危機。另外，雖然我只是隻鴨子，但我也明白所謂槍口要一致對外的道理，所以那些真實的話語，還是留在自己的籠子裡喋喋不休就好了，呱呱呱、呱呱、呱呱呱呱.....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[關於喀報](#) [聯絡我們](#)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